

奥尼恰

Onitsha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高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M.G. Le Clézio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奥尼恰

Onitsha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高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05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尼恰 / (法) 勒克莱齐奥著; 高方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8309-1

I. 奥… II. ①勒… ②高… III. 自传体小说 - 法国 - 现代 IV. I 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 185092 号

Onitsha

J. M. G. Le Clézio

copyright©Editions Gallimard, 1991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责任校对: 罗翠华

封面设计: 张志全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奥尼恰

〔法〕勒克莱齐奥 著

高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9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309-1

定价 20.00 元

追寻非洲文明之旅

——《奥尼恰》译序

高 方

从接受《奥尼恰》的翻译任务至今，前后已经一年多时间过去了。本想今年七月初去加拿大前完成小说翻译的定稿，尽快交给出版社，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小说译稿和原著还是带在了身边，随我一起启程，来到了加拿大，一有空就想再读读，多改改，想尽可能深入到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世界中，跟着小说主人公樊当的脚步，进行漫长的旅行，走进非洲的土地，走进非洲的历史。

一 远行的双重意义

记得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在巴黎跟导师许钧教授一起拜访了勒克莱齐奥先生。那次见面，勒克莱齐奥给我留

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他说话时声音特别自然，很亲切。跟他说话，能感觉到一种真正自然的交流。那天，他和我们谈他的创作历程，他的创作思想，其中他特别谈到他对他者、对他国文明的关注，是因为受到过人类学家莱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他说：“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对莱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和思想很感兴趣。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我们关系很好，我们经常见面。每次见面，我都能诧异地感觉到他对西方文明的那种有所保留的看法。他当然认为西方文明是很重要的，但是他认为拉美印第安文明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古老的文明没有表达自身的权利。在莱维·斯特劳斯开始研究这些古老的文明时，他就有了明确的战斗姿态，要关心这些文明，让这些文明有同等的表达自身的权利，而且以不同的形式，比如书写的形式、文学的形式来表现这些文明的历史与现状。”他还告诉我们：“就我而言，我对西方文明之外的那些文明，那些不同的文明，一直就怀有一种兴趣。这种兴趣与关注，也许与我父亲有关。他在非洲生活了很长时间，是在尼日利亚。”他的这些话，可以说对我后来选择翻译《奥尼恰》起到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我们都知道，勒克莱齐奥在他七岁的时候，曾跟着他母亲离开法国尼斯，乘船去非洲，寻找远在尼日利亚当军医的父亲。在去非洲的船上，年仅七岁的勒克莱齐奥开始了他的小说创作生

涯，他在小学生的作业簿上，写下了一个故事，题目叫《一次漫长的旅行》。对这次旅行，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法国文化”电台记者让-路易·埃齐纳（Jean-Louis Ezine）对他的系列访谈中（访谈的文字后来结集出版，题为《别处》），他特别谈到《奥尼恰》的创作，谈到他七岁出门去找父亲的那次旅行经历。他说：“我跟母亲乘了船，一起去非洲找我父亲。旅行持续了一个月，可我感觉走的时间比一年还长。对我来说，这次旅行太神奇了，是无限的。我总想起这次旅行，从来没有忘记。我也总想起非洲，尽管在非洲我没有看到过什么东西。蚁穴、龟裂的大地、干旱、蛇、长长的野草，我对非洲留下的记忆就这些。重要的，应该说是那次旅行，是我那次出门，乘船远游的想法。在轮船的甲板上，有一些黑人，他们用铁锤给轮船除锈，换取免票的机会。我的耳朵里，至今还回响着铁锤敲击甲板的声音。”（见《别处》第一〇四至一〇五页）对勒克莱齐奥而言，七岁时的这次远行具有特别的意义，他在为热罗姆·加尔辛主编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撰写的有关自己的条目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写作行为一直与我的第一次旅行紧密相连。分离，也许，远行，沿着看不见的大陆一路飘摇，与荒凉的国家擦肩而过，想象中的危险。我为河流所着迷，似真非真的现实。就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同一年，我很快写了自己第二部小说，《黑色的奥拉蒂》，这是非洲大陆历险记，我那时还完全不了解非洲大

陆，仿佛写下它，就可以将我从危险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帮助我适应未来（我想到了还从未见过的父亲，这慢吞吞的货船会把我带到他的身边）。在我以后的创作中，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这两部非洲小说的重要性相提并论。”（见袁筱一译《勒克莱齐奥注解勒克莱齐奥》，载《南方周末》2008年10月16日D22版。）

七岁时的这次远行，具有双重的意义。首先，这是勒克莱齐奥人生之旅的一个重要的起点，人生第一次漫长的旅行把他的目光从他出生的法兰西引向了外界，引向了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未知的未来。他自己曾说过，儿时的这次旅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长大了总有想不断启程出游的欲望。轮船离开港口驶进茫茫的大海的那一刻，对勒克莱齐奥来说是难忘的，也是他不愿忘却的。于是，在《奥尼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描述：“他的眼睛干涩、发热，好像燃烧的砾石。他要看。他不愿忘却这一刻，此时，船驶进了深邃的大海，离开了遥远的地平线，而法兰西消失在了起伏的波涛中，这块土地、这些城市、这片房屋、这些面孔，全都沉没在海水里，在航迹中碎裂。”小说中，萨拉巴亚号载着小樊当，走向了另一个世界。“萨拉巴亚号如同一个巨型的铁匣，将回忆卷走，吞噬。机器的噪声一刻不停。樊当想象着连杆和转轴在船的腹部闪闪发光，两个螺旋桨方向相反地转动着，碾碎了波浪。一切都被带走了。他们要去世世界的另一端，或

许吧。他们要去非洲。有一些名字，他很久之前就听到过。玛乌慢慢地说出这些熟悉而又可怕的名字，奥尼恰，尼日尔。奥尼恰。如此遥远，在世界的另一端。”

人生的第一次远行，于勒克莱齐奥有着另一重要意义。在《试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创作思想》一文中，我们曾对此进行过思考。勒克莱齐奥的写作与他在七岁时的启程经历和写作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为什么要写作？“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对海上漂泊有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恐惧，对看不见的非洲大陆的渴望，在未知中，勒克莱齐奥通过写作来想象自己的生命旅程，继而用写作来把握自己真正的人生之路：写作之于他，是为了摆脱未知中的危险，是为了‘适应未来’。写作就这样成了‘将我带走，将我变为“另一个人”的’过程。对勒克莱齐奥来说，‘文学自有神秘存在’，写作就是为了出发去探索未知，在探索中去发现，去领悟，去理解。”（见高方、许钧《试论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与创作思想》）

二 三重之旅：走近非洲失落的文明

“奥尼恰。如此遥远，在世界的另一端。”在萨拉巴亚号离港的那一刻起，小说便领着我们一起启程，去寻找遥远的世界另一端的奥尼恰。在勒克莱齐奥的创作中，《奥尼恰》具有较为特

殊的地位，被普遍认为是一部寻找历史踪迹的自传体小说。启程是为了寻找，而寻找历史踪迹之途，在作者的笔下，变成了多重之旅：儿子樊当的寻父之旅，父亲吉奥弗洛瓦的寻找消失文明之旅和梅洛埃黑女王的寻找新城之旅。多重之旅在奥尼恰交汇，在历史与传奇、梦想与现实的交错中，展现的是非洲的天与地、人与物，是非洲人与殖民者无望但勇敢的斗争，是非洲不绝的历史与文明。

儿子樊当的寻父之旅是从萨拉巴亚号离港的那一刻开始的。跟着母亲玛乌，小樊当从熟悉的法兰西，走向陌生的非洲，去寻找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可是打心眼里，他不想去非洲，不想去找他父亲。罗莎姨婆对他说：“从前，有一个地方，要经过漫长的旅行才能到达，要忘却一切才能到达，那时候，你甚至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就意味着离开了自己。一路上，他以对往事的回忆抵挡萨拉巴亚号向前行驶的隆隆声，以记忆去抵挡未知的未来。可与他不同，母亲有着对丈夫深深的爱，吉奥弗洛瓦就在她的生命里。分离时光已经让她的记忆变得模糊。在海上的浪痕里，在泡沫的印记中，她读到了丈夫的记忆。她在信中对丈夫说：“我不能失去我所看到的，我不能忘却我是谁。正是为了你，我进行这次旅程。”儿子为了抵挡未知的未来而寻找记忆，母亲却为了寻找模糊的记忆而勇敢地启程，走向未来。同样的启程，却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在走向未来的远行中丢失自己，还是在远行中找回有可能失去的我？甚或在远行中成长？当轮船进入非洲的那一刻，在波图太太“瞧啊，非洲人！”那一喊叫声响起的一刻，“不知为何缘故，樊当的心脏因为快乐而加快了跳动”。他开始慢慢走出记忆，走出熟悉的天地，把目光投向了隐隐的非洲大地。从这一刻起，非洲对樊当而言开始具有了实在的意义。如果说在这一刻之前，樊当是借助对往事的回忆和亲情的感觉抵御对于不可知的未来的惶惑，对毫不了解、潜藏着危险的非洲的恐惧的话，那么，当实在的非洲出现的那一刻，他突然间心跳加快，因心动而睁开了眼睛。“他不知疲倦地盯着映入眼帘的非洲大陆”，望着“那奇特而遥远的土地，仿佛他们永远也无法到达”。于是，“黎明时分，所有人都还没有起身的时候，樊当已经到了甲板上眺望非洲大陆。一小群鸟，如同白铁一样闪亮，在天空中旋转飞行，发出刺耳的叫声，这些从大陆传来的尖叫声令樊当心跳，让他急不可耐，仿佛这刚刚开始的一天里将充满奇迹，仿佛正在酝酿的一个神话”。在把目光投向非洲的同时，他也将目光从身边的那些白人身上移开，关注起船上的黑人。关注中带着期盼，带着欲望。除了看非洲，他还喜欢说非洲，他重复着非洲的一个个地名，“樊当低声重复着它们，唱连祷文一般，仿佛说出这些名字，他就可以攫取它们的秘密，甚至弄明白轮船在海上破浪前行的原因”。与此同时，他的耳朵也打开了，他开始倾听有关非洲

和非洲人的一切：“天一亮，他就赤脚跑到护栏边，脚抵着隔板，想透过栏杆看清楚。船体上的击打声刚开始，他感到自己的心加快了跳动，仿佛在聆听一首曲子。那些男子轮番抬起锤子，有序地击打，没有呼喊，没有歌唱，轮船的另一端，回应着同样的击打声，彼此呼应，顿时，整个船体在震荡，在跳动，就像一只生猛的野兽。”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樊当在看、在听的时候，怀着的是一种急切的心情，黎明时分就去看，天一亮就去听。当他踏上非洲的土地时，我们便不难明白，他为何就那么自然地与非洲同呼吸了：“樊当呼吸着这气息。它进入了他的，浸润着他的身体。这是布满尘土的大地的气息，是湛蓝天空、闪亮的棕榈叶和白色房屋的气息。这是衣衫褴褛的妇人和孩子的气息。这气息占据了整个城市。樊当一直就在这里，非洲已然是一个回忆。”至此，在樊当的看、听、说和呼吸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陌生的非洲已经慢慢进入了他的心中。通过如此真切而细腻的描写，勒克莱齐奥也慢慢地打开了读者的眼睛、嘴巴、耳朵，随着樊当加快的心跳，把目光投向了非洲。不知不觉之中，樊当的寻父之旅，变成了走进非洲之旅。打开了心扉的樊当，自然也张开了想象的翅膀：他在没有窗户的船舱里，点燃了夜灯，开始用软黑铅笔在一本带图案的作业簿上写一个故事。他先写了题目，用的是大写的字母：UN LONG VOYAGE（《一次漫长的旅行》）。樊当在漫长的旅行中写下的这个《一次漫长的旅行》

的故事，开启了他的人生之旅。

父亲吉奥弗洛瓦的寻找消失的文明之旅，是在梦想和现实中同时展开的。在伦敦完成了工程师学业的吉奥弗洛瓦不惜抛下已经怀上孩子的年轻妻子，来到非洲。妻子理解他，理解他的梦想和他的疯狂。在孤独的日子里，妻子玛乌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在黑夜的沉寂中，想想那段时光真好。她想起了他说的那些事，他说自己很疯狂，想要出去，去埃及，去苏丹，直到梅洛埃，去寻找其踪迹。他只讲这事，讲尼罗河的最后一个王国，讲穿越了沙漠直到非洲心脏地带的黑女王。他说着这一切，仿佛如今的世界里什么也不重要，仿佛传奇之光比可见的太阳更为闪亮。”她知道，他去非洲，虽然从事的是贸易工作，做买卖，可最主要的，“是他可以跟着自己的梦往前走，逆着时光一直走到梅洛埃女王缔造新城的地方。”从吉奥弗洛瓦踏上非洲的土地开始，他的心已经属于非洲。“非洲像一个奥秘，像一场高烧，在灼烧。吉奥弗洛瓦无法转移他的目光，一刻也不能，他无法做别的梦。那是刻着伊特希符的脸庞，是乌蒙德里人文着图案的脸。”伊特希之符，是太阳之符，是先民之父刻在乌蒙德里人脸上的印记。揭开了这些印记的秘密，就意味着打开了通往消失的文明的通道。在小说中，勒克莱齐奥以双重的叙述展现了吉奥弗洛瓦寻找这一通道的历程。现实中的吉奥弗洛瓦，讨厌他所属的非洲联合公司，“非洲联合公司的办公室、俱乐部、驻扎官拉利

先生和他太太，还有他们那些只吃牛排、睡在蚊帐里的狗让他感到恶心”，在寻找梅洛埃女王踪迹的过程中，他从对殖民者的恶心、排斥，发展到与殖民者的格格不入，离所谓文明的殖民者越来越远，最终与他们势不两立，离他们而去。而在离所谓文明的殖民者越来越远的同时，他离非洲人越来越近，离梅洛埃女王的踪迹也越来越近。梦想中的吉奥弗洛瓦，牵挂的是梅洛埃女王，是梅洛埃女王及其子民的命运。

梅洛埃女王的寻找新城之旅，是在吉奥弗洛瓦的梦中延伸的。“在梦中，他看到的是她，黑女王，梅洛埃的最后一位女王，正从阿克苏姆士兵劫掠的城市废墟中逃离。在她的身边，是她的子民，有显贵、大臣、学者、建筑师，也有农夫、渔夫、铁匠、乐手、纺织工和制陶匠。她的身边还有子民的孩子，带着一筐筐吃的食物，赶着羊群和奶牛，奶牛长着杏仁状的眼睛，牛角像是里拉琴，顶着圆圆的太阳。她独自站在人群前，只有她一人知道他们的命运。这个梅洛埃的最后一位女王，这个被北方人逐出自己的王国，被抛入了地球上最伟大的冒险之中的人。”然而，“那一切，只不过是吉奥弗洛瓦·艾伦在夜里，在睡着的玛乌身边做的一个梦。那座城，就是在河上的一叶筏，河里流淌的，是世界最古老的记忆。这就是他此刻想见的城。他觉得自己直抵这座城，某种东西会在非人的运动中停息，会在世界往死亡的滑行中停息。仿佛人类的运动可以颠覆其摇摆，已经消失的

文明的残余将重新闪现，带着自己的奥秘和力量，达成永恒之光”。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会问，这到底是小说中吉奥弗洛瓦的梦，还是作者勒克莱齐奥给读者带来的希望之光？

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踏上非洲土地的樊当，也慢慢地加入了亲近非洲、追寻非洲文明的源头之旅，而随着陌生的非洲不再陌生，陌生的父亲也不再陌生。“在吉奥弗洛瓦的办公室里，樊当曾见过一幅巨大的画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地图，上面标的是尼罗河和尼日尔河。地图的上端，写着托勒密伊斯城一词，上面还有一些怪怪的名字：阿蒙、里克纳德湖、加拉蒙迪克、法拉克斯、梅拉诺凯图洛瓦、盖伊拉、尼日利亚都城等。在河流中间，用红色的铅笔标着梅洛埃女王率领她的人民出发去寻找另一个世界所走过的路。”他写的《一次漫长的旅行》渐渐地也与父亲梦中的梅洛埃女王寻找新城之旅交汇在一起，故事中的“艾丝苔尔的船逆流而上，那船就像一座漂浮的城市，载着梅洛埃的所有子民。艾丝苔尔是女王，他们跟着她朝那个名字无比美丽的地方前行，那地方是樊当在挂在墙上的地图上看到的，叫戈奥”。

在非洲的土地上，樊当渐渐地走出了自我，在慢慢地成长，成为“另一个我”。“他感到自己就出生在这里，在河边，在这片天空下，仿佛这一切他自小就熟悉不过。河流缓缓的力量，恒久流动的河水，夹裹着树干的灰红色的河水，像身体一样的河水，就像奥雅因怀孕而不断膨胀而发亮的躯体。樊当望着河，心

脏在怦怦直跳，感觉到心间有种神奇的力量，有一种幸福。他不再是外来人。”他和博尼的友谊，以及在博尼的引导下在奥尼恰附近看到的、触及到的一切，见证了樊当在非洲一步步成长的历史。

至此，三重之旅渐渐地有了明确的指向。吉奥弗洛瓦在克洛斯河岸看到了阿卡旺西的石群，看到了那文明的古迹，看到了生命湖，虽然现实中的战争、掠夺和杀戮让他觉得“一切都结束了。世上没有天堂”，但他坚信非洲的文明没有绝迹，只要山在，河在，人在，非洲的文明就不会灭。小说中的奥雅富有象征的力量。奥雅，那个水的女儿，那个不会说话的哑巴女，虽说不能确证是梅洛埃的后代，是梅洛埃的女王，但她强大的生命力、美丽的容貌和丰富的灵魂，为读者留下了希望。在象征着殖民主义辉煌大厦坍塌的乔治·乔顿号残骸中，奥雅的孩子诞生了，那是非洲延续的血脉，是在永恒的河上，驶往新的梅洛埃的生命之舟。

小说中的母亲玛乌，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让人难以忘怀。她的特立独行，她对丈夫和儿子的爱，她对非洲人的理解和亲近，她对殖民者本能的憎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她梦想中美丽的非洲大地，由于殖民者的侵略、掠夺和破坏，变得满目疮痍，而殖民者所鄙视的野蛮人，对她而言是那么可爱可亲。书中有许多细节，如母亲玛乌与玛利玛

和奥雅的关系，交流时的一个个手势，努力学习的一个个单词，无不体现出玛乌渐渐融入非洲文明的一份份实实在在的努力。

结 语

读《奥尼恰》，在作者细腻而充满情感的叙述中，我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感受到一种分明的爱与憎，感受到一种在灰烬中重生的希望，更能感觉到作者对于非洲失落的文明的一份热切的关注和深沉的爱。谢谢勒克莱齐奥，让我在《奥尼恰》的翻译中成长。

最后，我要感谢许钧教授给我推荐了这部书；我还要特别感谢勒克莱齐奥一次又一次地回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难题，让我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走进他的世界。

二〇一〇年八月八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追寻非洲文明之旅

——《奥尼恰》译序……………1

一次漫长的旅行……………1

奥尼恰……………53

阿罗丘库……………135

远离奥尼恰……………225